



穿越千年的诗派回响

□ 邓玉琼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星空中，江西诗派作为宋诗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历代江西诗派作品鉴赏》秉持贯通古今的编撰理念，系统性勾勒出江西诗派的千年流变脉络。它既是对这一流派作品的梳理与解读，更是对江西地域文化的一次精准挖掘与现代表达，为读者打开了通往江西诗派艺术殿堂的大门。

从“文学史概念”到“流动的诗歌发展史”

本书的贡献在于，它超越了传统文学史对江西诗派的一些局限性认识，将江西诗派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酝酿期、确立期、全盛期、衍变期和余波期。这一划分基于对江西诗派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反映了它的动态发展。这种阶段划分并非简单的线性描述，而是深入剖析了江西诗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的生存状态、艺术追求与时代精神的互动。

江西诗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组织，而是一个“模糊性的诗派”和“开放性的文学社群”。其起源，是围绕黄庭坚形成的“学黄”创作圈子，经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得以正名。但名单的划定并非诗派的终点。南渡之后，尽管缺乏明确的组织与“续图”，宗黄、学黄仍在诗坛蔚然成风，陆游、杨万里等文学大家皆深受其影响，虽最终形成自家风貌，但其艺术旅程的起点却深深烙印着江西诗派的痕迹。直至末末的“二泉”、方回，乃至金元明的绵延余响，再到清末同光体赣派的异军突起，江西诗派的精神血脉

始终在中国诗歌的肌体中流淌。

这种动态史观让本书的选目尊重历史原貌。它不仅收录了吕本中“宗派图”中的二十五位诗人，更参考莫砺锋、钱钟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补选了刘攽、惠洪、陈与义等确立期和全盛期的关键成员，将选材范围拓展至金、元、明、清乃至现当代，同时囊括了受其影响的朝鲜、日本、越南等汉文化圈诗人。全书140位诗人、325首作品的庞大架构，清晰地勾勒出江西诗派波澜壮阔的千年画卷。

“江西格”与“江西体”的核心美学

如果说清晰的历史脉络是本书的骨架，那么对江西诗派核心美学特质——“江西格”与“江西体”的深入剖析，则是其灵魂所在。本书在《前言》中系统归纳了其五个主要特征，既为读者提供了导读钥匙，也为具体作品的鉴赏搭建了坚实的理论框架。

奇创生新的语句：黄庭坚对“句法”的极致追求，旨在“创造一套足以穿透历史的新的诗歌语言”。在《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中，以名词意象并置的手法，凝练出往昔欢愉与别后孤寂的巨大时空张力，堪称“求奇求异生，厌熟厌俗厌常”的典范。这种对句法的锤炼，是“江西格”的重要标志。

夺胎换骨的炼意之法：“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并非简单地模仿抄袭，而是对前人意境的创造性转化。如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洄宪》化用欧阳修诗句，却让意境更显深婉。

重法明体与忌俗避熟的兴趣：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强调法度与“诗家语”的体性，同时在造句上追求创新和出人意

表，创制拗句、拗律，力求“弄远”，这种“反常合道”的特别意趣，与陈师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宣言相互呼应，共同塑造了江西诗派独特的审美取向。

枯淡硬拙的风格偏好：编者将这一特质置于宋调确立以及矫治晚唐五代卑弱诗风的历史背景中解读，指出这是为矫俗颓靡而表现的“过渡反应”，久而久之形成了刻意追求的鲜明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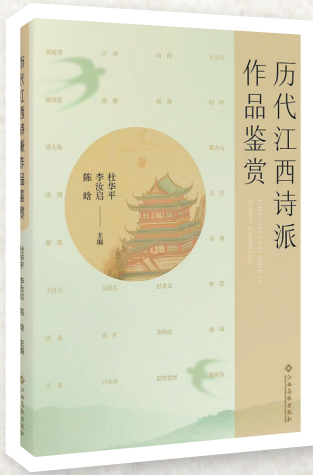
治心养气的底蕴：黄庭坚告诫后学“更须治经，深其渊源”，这使得江西诗派的创作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锤炼，更成为人格修养与精神境界的集中体现。

这五个方面的精准提炼，让原本略显抽象的“江西格”概念变得清晰可感，为读者理解江西诗派纷繁复杂的艺术面貌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解码工具。

字字有出处的文本解读

本书的实践核心在于“鉴赏”部分。它并非空泛的读后感，而是在考证具体背景的基础上，对作品内涵、表现特色与创作思路进行精细解读，力求实现“字字句句有出处”的学术追求。

例如，在赏析黄庭坚的《徐孺子祠堂》时，评注者不仅指出了诗人巧妙运用历史典故的技巧，还深入分析了24岁的黄庭坚如何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历史、现实感受、感官体验和理性思考融为一体，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评注者也强调了这首诗对江西诗派形成的重要影响。这种将具体作品置于诗派发



《历代江西诗派作品鉴赏》
杜华平、李汝启、陈吟编
江西高校出版社

展源流中的定位，极具史识。对陈与义《伤春》的鉴赏，紧扣其学杜得神之特质，指出尾联“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化用杜甫诗句，用其语而换其意，此乃江西诗派夺胎换骨之法，精准揭示了陈与义在江西诗派法度下的创新之处。

此外，书中对许多小众诗人亦进行了独具慧眼的点评。如评谢逸《送董元达》“当成人物传奇来书写”，反映了江西诗派翻新出奇的特征；指出洪炎南渡后诗风“悲慨沉郁，又脱黄、陈蹊径”，揭示了江西诗派内部的演变。这些精到的赏析，让每一位诗人、每一首作品都在历史坐标和艺术谱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编者认为，“新江西诗派”必须植根于千年诗统，汲取其“持正与创新”的精神力量。所谓“持正”，乃是对诗歌本质、民族语言、家国情怀及崇高境界的坚守；所谓“创新”，则是随时代发展而永葆的生命活力与艺术表达的无限可能。本书通过对历代江西诗派进行系统梳理，旨在为当代诗歌创作清晰标定“出发坐标”，启示当代诗人在敬畏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续写新时代的“江西气象”。

翻阅此书，我们仿佛听见，那穿越时空的诗心，正与今人的心跳，共鸣出新的乐章。

单善恶分明，而是在复杂情感与道德困境中徘徊的鲜活个体。汤型夫和冷小环之间，那份难以言说的感情，虽未越界，却被视作不可饶恕的罪孽。疯女人冯玉凤反复念叨的那句“也对也不对”，仿佛是隐藏在天地之间的警句，生动地隐喻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人性在现实和道德挤压下的扭曲与挣扎。

小说名为“紫山”，寓意尤为深刻。“它是座神山，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是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山就变了色，变成了绛紫色。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要是心里装满了东西，不敞亮，就看不到紫山，有的人住了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暗示着书中人物只有完成自救，卸下心灵负累，才能获得灵魂的升华。这座紫山，让我们看到了人身上一种独有的坚韧不拔的力量。它象征着汤型夫和冷杰瓦的精神超越。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灵魂救赎的执着探寻，让《紫山》成为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佳作。

人生的终极课题不是战胜世界，而是敢于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就像书中的汤型夫、冷小环，最终都能在各自的生命里，本自具足，遇见属于自己的那座“紫山”。它不在远方，在每一次与自我和解的瞬间。

心灵的成长与归宿

□ 孙功俊

式守护给予他温暖的人。

程霜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身患绝症却乐观坚强，使其成为刘十三生命中的光。从童年病房里的相遇，到成年后的重逢，两人感情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些人不论生死，都陪在身旁”的题记，暗示了精神陪伴超越肉体存在的可能。张嘉佳通过程霜教刘十三“如何做人做事”的情节，构建了双向救赎的关系。当程霜最终离世时，留下的不仅是遗憾，更是对生命价值的叩问。

最令人揪心的是外婆独自面对肝癌晚期时的那份坚韧。作者写她腹痛难忍，扶着桃树滑坐在地，泪流满面，低声念叨“王莺莺小气鬼……算了，王莺莺长命百岁”，这份在苦难面前依然保持的尊严，是无数经历过坎坷的中老年人的生存写照。她那句“生命是有光的。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能做的了。”道尽了无数父母的心声。

有人说《云边有个小卖部》太“甜”，却没看见甜里藏着苦。就像外婆的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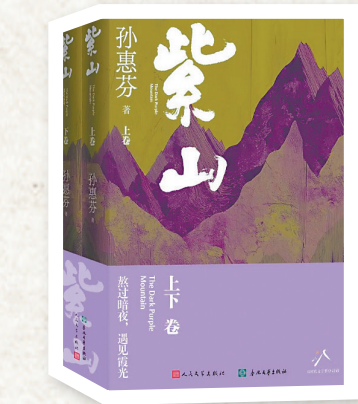
花糕，要先忍受蒸煮时的热气熏眼，才能尝到入口的清甜。在这个习惯用“没事”伪装坚强的年代，张嘉佳用云边镇的故事告诉我们：承认脆弱并不可耻，那些让你哭的瞬间，往往藏着最珍贵的温柔。当刘十三终于明白“外婆的负担不是要打他，是怕他走太远，忘了回家的路”，我们突然读懂自己的人生：那些被我们嫌弃的唠叨、抱怨、管束，其实都是有人在用笨拙的方式，为我们挡住世间的风雨。

《云边有个小卖部》最终指向的，是“有些人不论生死，都陪在身旁”的永恒命题。没有华丽的辞藻，作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最真挚的情感。平凡的刘十三是芸芸众生的一个缩影，我们和“刘十三”一样都是普通人，我们也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渴望奔向远方，但却总是忽视逐渐老去的家人。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都应该停下脚步，去关注身边的人与事，珍惜陪伴我们成长的亲人和朋友。

作为来自农村的作家，孙惠芬一直以“精神还乡”为创作核心母题。她笔下的人物，总在出走与返乡、开放与保守、疯狂与寂寞的矛盾中挣扎。其作品《紫山》不仅延续了她一贯之的精神脉络，更以集大成的书写格局，展现出对以往创作的突破与超越。

《紫山》以55万字上下两卷的篇幅，讲述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辽南山区小峪沟村里的故事。好高骛远的青年农民汤立生，从城里带回了一个叫冷小环的女人。因某种原因，亲哥拒绝他们入门，他一直依赖和崇拜的堂哥汤型夫收留了他们。可在三个月后，不幸发生，汤立生半夜归家，撞见妻子和堂哥共处工棚，无端的怀疑使他在冲动之下服毒自尽，撒手人寰。故事从一场悲剧开始，作者围绕乡村的人情人性、伦理道德以及历史纠葛等多重线索，展开了密不透风式的叙事和叩问。

上卷“三个人”聚焦汤立生生命倒计时三天两夜，狭小空间里，一女二男三个灵魂被痛苦和罪恶紧紧缠绕。汤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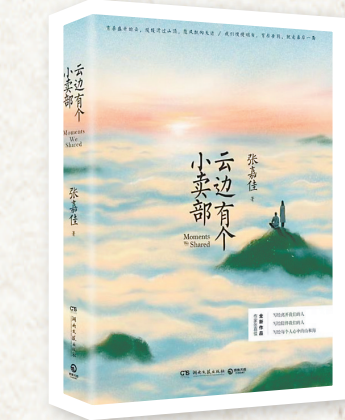


《紫山》
孙惠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在昏迷中意识模糊，往昔回忆与痛苦的幻觉交织；冷小环满心愧疚，在爱与道德的矛盾中挣扎；汤型夫则陷入深深自责，

歧视、情感背叛，最终被外婆用拖拉机“劫”回故乡。这种戏剧性转折，暗含作者对现代职场的反思——当刘十三在保险公司三个月零业绩时，传统价值观中的“奋斗”与“回报”产生了断裂。但张嘉佳并未让主人公陷入彻底沉沦。在云边镇的重逢与离别中，刘十三完成了从逃避到接纳的转变，“生活不是一直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雨中跳舞”。这种成长并非英雄式的转变，而是普通人在创伤中逐渐找到生命支点的过程。

外婆王莺莺的形象尤为鲜明。她是一位看似强悍，实则内心柔软的老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刘十三。每当刘十三遇到挫折时，外婆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他撑腰，用她那不羁的性格和乐观的态度，为刘十三撑起一片天。外婆是刘十三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温暖的港湾。但好景不长，外婆的离世成了刘十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正是这份失去，让刘十三体会到亲情的珍贵与无价，于是他开始学会珍惜眼前人，学会用自己的方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云边有个小卖部》以江南云边小镇为背景，通过刘十三的成长轨迹，构建了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乡土画卷。张嘉佳通过刘十三的成长故事，将亲情、爱情与人生选择，编织成一张密网，折射出现代人面临的生存焦虑和情感困境。

刘十三作为小说核心，被塑造成典型的小镇青年形象。他自幼失去父母，与外婆相依为命，通过读书试图改变命运，却屡屡受挫。他在城市中遭遇职场

一幅乡土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 齐林华

周文的长篇小说《石榴红栀子白》，苍劲简古，腴润醇厚，以割切沉郁的问题意识以及圆熟精到的审美经验与叙事个性，在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延长线上，通过实验性书写展开新时代乡土中国的景观再造与历史重访。

对于乡土的怀想与书写，一直是中西文学萦绕不去的文化原型和叙事母题，中国文学尤甚。中国文学的乡土想象谱系，取径多元，既有陶渊明、王维、苏轼等古典文人对于“桃花源”“辋川”“东坡”的审美救赎和自我治愈，也有“彷徨于无地”的启蒙者鲁迅对于“鲁镇”“未庄”的文化批判和自我放逐；既有废名、沈从文一脉对于“桃园”“湘西”的原乡复魅和自我安顿，也有左翼文学以及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对于“生死场”“山乡巨变”的革命形塑和自我重构；既有路遥对于“陕北高原”的身份疏离和自我逃逸，也有刘亮程对于“一个人的村庄”的诗意栖居和自我皈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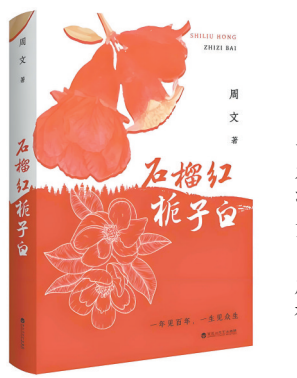
在写作取向的脉络上，周文宛若“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扎根贴乡土土地，构造了独特的乡土叙事空间。一方面，它是自洽性所在，以江左省潮州市德川县吉津镇禾口村为核心空间，兼及周遭区域；另一方面，它是溢出性的，在“世界中”的新乡土，朝向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都市远景，投射出地方全球化的时代症候。

周文尊崇素朴的现实主义法则，把乡土世界作为社会学观察的对象，以扎实细腻的美学趣味、汉语经验和叙事技法构筑小说，彰显出鲜明的历史化特征。作者以切近期颐之年的唐士豪家族的“一门三状元，两代五博士”为叙事聚焦对象，描述了百年中国“大历史”景深与地方、家族“小历史”往事之间耦合互渗的议题驳杂多元，穿插着“民国历史”“工农兵学员”“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两岸关系”“反腐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等陈述。在舒徐有致的叙述节奏中，不时渗入作者叙事化身或分身的老人群体的议论性话语，点染出幽深的历史感与浓郁的时代感。

借着这一老人形象序列的形塑，作者对于德川县吉津镇乡土历史的处理方式，采取了回溯性的书写策略。作为“一部生动丰富的史书”的唐士豪，他隐身于喧嚣的吉津中学，且有保姆夏维英的服侍，以及小女唐小环夫妇的不时奉亲，他从“阳台”瞥见的世界风景无疑是有限度的，便以独坐、沉思、内省、安静的方式将往昔唤回现在。他对妻子宋甄茵50多年前的离奇死亡事件一直讳莫如深，然而记忆暗流潜藏其下。多次复现的“石榴红栀子白”意象，以内蕴诗意的命名方式造境生情，在色彩互文与语义翻转中，交织着唐士豪与宋甄茵、个体爱情与历史遭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一方面，灼然如火的“石榴红”唤起一种不可重返的往昔爱欲世界；而另一方面，坟头凄然绽放的“栀子白”，则透露出惘惘的历史创伤气息。宋家“雕花嵌琉璃拔步大床”，别具历史况味。尽管宋甄茵的父亲宋锦魁“他自己一天也没睡过这张床”，却依稀折射出“宋半城”曾经的煊赫家世。缭绕唇间的白梅酒、高汤雪花丸、爆炒三鲜，随身佩戴的亡妻赠送的瑞士手表，藤条箱里珍藏的亡妻的绿裙子与身体创伤标记，日历上诡谲的家族数字和古诗集句，泛黄的老照片，空无一物的荒岭坟茔，以及博物馆、家谱、祠堂里尘封的档案，绵延相属，纷然杂陈，呈现出宋甄茵的形象。

值得想象的是，迥异于一般知识分子书斋虚构式的乡土意象，周文丰赡的人生积淀与沉潜的生命感悟，使得其乡土书写负载着写作者在场的肉身经验，或曰在地性维度。循此逻辑，或是对于德川旧城景观的灵韵附魅，或是对于民国私塾教师苏丰的掌故往溯，或是对于禾口村唐氏族谱的命名系统的文化寻根，或是对于散落乡野的生猛野性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方言声腔、语体语感的回收征用，或是对于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以及基层治理的观察摹写……文本里的烟火人间，剪影式重塑出温煦乡土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经由这种历史化、回溯性、在地性的乡土叙事装置与话语策略，年近古稀的周文复活了那段渐行渐远的雾中风景。在乡土景观与历史景深的交错互动之间，在“栀子白”与“石榴红”的修辞嬉戏之中，似水流年的乡土过往纷然涌溢。这种携带着生动个体生命经验、充盈学养性情的叙事追摹与表意实践，恰是现实主义的精魂所在。



《石榴红栀子白》
周文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